

新乡村·视野

岩匠阿乌

熊幽

1

万千泉流,于武陵山的沟沟壑壑淙淙而淌。终酿作一二匹,蓄势飘落,其中之一到得湘西耳城域内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自古而今,这脉水大名万溶江。

耳城,因万溶江而生,而长,而茁壮。旧时,万溶江上没桥,一只木船摆渡南北。

后来拱起一座石拱桥,一幅螃蟹抬杠图(耳城人称彩虹叫螃蟹抬杠)由此定格江中。再后来,石桥上起了屋盖了瓦,檐飞角翘,数柱数挂全木穿斗式结构。就乡间普通一栋五柱八挂的木屋需柱子20根,挂子32个,嵌47根,跳首16块,排坛24块计算,石桥至少有三栋九间木屋的长度。得要多少柱和挂、嵌、跳首、排坛呢?常有闲人背着手仰了头从桥这头数到那头,又从桥那头数回这头。头晕了,眼花了,数不清。

桥两边安了防护木栏杆。靠栏杆两长排溜的木柱之间安放了木板。夏天,人们坐到桥上躲荫乘凉。雨天,走到桥上来躲雨。时常有几位老者聚集于此谈古论今,其中一二人怀抱胡琴。活动手脚后,将弓张紧,厚滴松香,挺了腰背。随即,心弦与琴弦共振,枯瘦的手似藏了钢筋,奏出的乐曲既富弹性又刚亮,声音或欢愉或苍散,风一吹,融入江面水雾而随之弥散。

也有三两个“仙姑”常在人们眼皮子底下娱神娱人。“仙姑”口唱曲子,左右摇摆盖了青丝帕的脑袋,两足如“蹬车”不断抖动。这对于耳城城乡的人来说,尽人皆知;即红仙。在过往的旧日子里,科技与知识被崇山峻岭挡住,人们偶遇厄运,心为之惑,于是交由“仙姑”决疑。随着科技知识的普及,一些祭鬼祀神的活动已演化成带有祭祀神祇遗风的现实主义娱乐,人们在娱乐中各取所需。如某人某日心情有些不爽,随步至石桥上,恰遇“仙姑”无生意边择菜边跟人说着闲话。兴趣来,过去将十元票子放于仙姑面前用彩色粉笔画的“小桌”上,沉思片刻,问:下周手气如何,能否胡牌?

亦有年轻情侣手拉手来逛桥,悠悠游哉。看过风景,笑笑嘻嘻地在某仙姑面前蹲下,摆上七元八元,想问俩人姻缘之深浅。

有想出去打工的问。有准备开家鸭肉粉馆的问。有准备再婚的问。也有三五高三学生想放松一下,结伴来逛石拱桥。看

过江两岸的吊脚楼,望过头上全木穿斗式结构不用一颗铁钉的屋顶,在心中默了一下,笑笑地给仙姑递上三元五元,问:能否考上最好的土木工程大学?

笑笑地来。笑笑地离开。

一日正午,太阳暖暖地晒在石桥高高的瓦背上,凉风缎子一样咻咻滑过人们的脸和光膀子。占据桥中位置的麻仙姑正将一张五元的票子揣进兜里,伸懒腰的当儿,瞥见岩匠阿乌和他的师傅从桥南那头走来。桥上的人大都转过头去,麻仙姑阴到肚子讲:“生意来了。”走在前面的师傅岩灰色的脸,嘴皮抿起,眼里储着笑意。

2

所有人的眼光越过师傅,落到后边的阿乌身上。

阿乌穿了件白色粗麻布无袖衫,露着劲鼓鼓的膀子。俊朗的脸上两道浓浓的眉毛直挑两鬓,一对大眼炯炯闪着,乌黑的短发像刚萌出的密匝匝的韭菜茬。阿乌落后师傅几步,有谁老远伸手比划了一下,阿乌的脑袋顶多齐中等个的师傅胃那儿。

唉!问题出在黑灰色的长裤遮住的部位,裤脚过长而随步子的移动扫着地面。上下身比例严重失衡,步态呈鸭婆摆蛋状。

知情状的,说阿乌和其师傅是从南乡来的岩匠。石桥上游半里处的老码头边正破土修建一座九层高的石塔,阿乌和师傅是数十位建设者的中的两位。人们早就闻到了斜对岸传来的叮叮咚咚的凿岩声和粗犷的山歌声,敏感的麻仙姑也从中捕捉到了某些信号。

阿乌和师傅已来到麻仙姑面前。仙姑笑眯眯地忙递上两只准备好的小板凳。

师傅在那“小桌上”放下十元票子,说帮问问徒弟几时动姻缘。一旁的阿乌脸一下红了。

“多大了?”麻仙姑边将青丝帕盖住笑脸,边问。

“属龙。”师傅答。

“二十六了,”麻仙姑问过阿乌祖先的姓名,随即,两脚踏车,嘴里“嗯哩奥朗”开始唱着只有她自己懂的曲。一阵子,麻仙姑抖动的脚停下,掀开丝帕,笑笑地冲阿乌眨眨眼,说:“快了。快了。”

“难为,难为(苗语“谢谢”之意)。”师徒相视,徒弟的脸红得像只煮熟了的大虾公。

日头一日骄似一日,苦夏到了。修石塔的工人中午休息时间因此延长,阿乌和师傅吃过中午饭常来桥上乘凉。或靠着柱子眯一会,或找一处空出的长板躺下打鼾。一日,阿乌正睡得香,突然被一串银铃似的噪音闹醒。

阿乌坐起来。有人指着前面的一蓬人丛说,那些是来耳城做社会实践的某某大学学生。好听的嗓音无疑是从那人丛里传过来的。

大学生有七八个,三个男生,其余皆女生,鼻梁上大都架着眼镜。他们穿着简单,男生短裤套白色半袖T恤,女生黑色短裙,套跟男生一样的T恤,T恤前胸后背印着某某大学的标志。大学生们正围在拉胡琴的一位秦姓老者身边,说着什么,不时发出笑声。

“阿乌师傅,请过来一下!”拉琴的秦老扒开人丛朝阿乌喊。一头雾水的阿乌睁大眼睛没挪身,大学生们即簇拥着秦老过来了。阿乌手足无措,立起来,两只粗大的手搭在一起轻轻搓动。

“哦!”大学生们感觉失态,即刻噤声。秦老将大学生们想同修建石塔的工人搞场联欢活动的意思解释给阿乌,“其实就是拉歌,唱山歌是你们强项嘛。”

“能行吗?”阿乌一只手摸着后脑勺,眼睛四闪。

“怎么不行!你山歌唱得好啊!”师傅凑了过来给徒弟打气。

“噢。”阿乌的腰让师傅给撑起了,他的眼睛于是移向身前长得很好看的姑娘的脸,这位脸上凝着两个酒窝窝的高挑姑娘朝他笑笑,然后对阿乌师傅连说“谢谢”。姑娘似乎是“头”,她摆了摆让大家安静的手势,然后说“事”。她说他们八个大学生暑期来到耳城城乡进行社会实践已经有一段时日,取得的成果颇丰。为感谢这里人们的支持,建立更多更深的联系,他们想同大家组织一次联欢活动。阿乌听着,虽没吭声,但脸上绽出了笑意。最后,大学生和阿乌听从秦老和阿乌的师傅建议,联欢活动就由阿乌带八个岩匠跟八个大学生拉歌。时间定于第二天傍晚,地点:石拱桥上。

3

第二天白天,石桥上游老码头边的工

地上,粗犷的山歌声和着吼叫声盖住了凿岩声,一片沸腾。近处吊脚楼上有人伸出头去,忍不住冲对面喊一声:“吵死了!省点力气凿岩吧!”缩回头来,又忍不住打脱了笑,自言自语:“唉!快活就好,快活就好啊!”

这天,工头批准工人们提前收工。阿乌和七个年轻人吃过晚饭,跳到万溶江里好好泡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来到石桥上。当然,其他工人也一样换了衣服,跟过来鼓劲加油。其时,已经有不少观众等在这里了。大学生们也来了,个个神采飞扬:男生着藏青西裤,上穿雪白衬衫。女生则一律白色连衣裙,都施了淡妆,个个亭亭玉立,好看得很。

阿乌被队友推选为队长。大学生的队长当然是那个“头”。拉琴的秦老当裁判。秦老立于桥中,两队各立南北面对面排开,之间留一丈左右的距离。

秦老宣布规则,比如各队唱自己熟悉的歌曲,也还要推陈出新。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然后秦老宣布客人先唱。大学生们起开歌喉,他们唱的是经改词的《父老乡亲》,婉转甜润深情的歌声萦绕在桥顶,观众的掌声一时停不下来。有的甚至热泪八嘎的。阿乌不停地拍着手,扑扇着两排粗粗长长的眼睫毛,以挡住因激动而涌出的泪雾。直到秦老朝他打了手势,他方意思到轮到他们唱了。他朝为首的队友喊:“唱!”一曲高腔《苗家为什么人人爱唱歌》就从他们的高喉咙大嗓门滚滚而出……

这高亢激越的歌,分明是从云雾缭绕的山涧涌出来的!婉转的旋律带着经岩石打磨、泉水浸润、烈火燎过的痕迹!

掌声雷动。

大学生们惊愕得痴天了。随即,那个高挑美丽的队长带头走向阿乌和他的队友。以浪漫、热情、开放的现代礼仪拥抱阿乌和他的队友。那天晚上,大学生们跟阿乌和队友拉了几曲歌,怎么收的场,观众似乎不大记得了。但清清楚楚记得高挑好看的女大学生,在岩匠阿乌黑黑的脑门上印下的那个红红的圆圈的唇印。

苦夏难熬,也熬过去了。顽石难凿,也被凿开凿平了。九层石塔即将封顶。这主体工程快完成了。下一主工程在哪里呢,阿乌还会碰见美丽的女大学生吗?

当然会。你说呢。

广告

西湖 2020年第10期目录
新锐:边凌涵小说《雾》(中篇),李璐《零与一》(创作谈),李璐《零的n种讲述方式》
中韩作家二重奏:向鸟儿打听一个人(短篇),李庆源《刃中人》(短篇),李蔷薇
实力:流鹰《危险想法》(短篇),黄跃华《芦花似雪》(短篇)
汉诗:潘新安《潘新安的诗》,子空《子空的诗》
双重视察:金色童年、迷雾号角与蝴蝶碎痕——梨之鹿印象,杜梨《神奇动物在这里》,采鹿
新锐电影笔记:真实与感知——浙江纪录片导演的

文学港 2020年第10期目录 总第263期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本刊视点:李德南《化解不可通约的生活之可能》,张涛《双重视野的文化审视》,彭贵昌《翻译课》,欧阳显《夜宿国王十字街》,欧阳显《小说本来的模样》(创作谈)
小说速递:陈承《中篇 飞蛾》,李世斌《短篇 冒铭,你现在厉害了》,哈马《我是一条代言狗》,午歌《桃子熟了》
散文在线:赖赛飞《又到了漂泊的季节》,郑亚洪《重返与逃离》,林渊液《北京天气》,冯祉艾《船工》,冯祉艾《一双皮鞋》,陈雨《风中芦苇》,蒋静波
宁波市内刊优秀作品选:五月家乡青蟹鲜,姜美琴《秋游“天河”》,国宇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邮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2861182167@qq.com(诗歌),164197166@qq.com(散文),wxgzixi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